



琴台客聚 彥火

離家出走的決心

暮年的托爾斯泰返到故鄉，目睹過「在圖拉田野，走過一隊隊質樸虔誠的巡禮者的時間。如今在哪裏。此刻是無數的饑荒者在徬徨流浪。他們每天都會來。托爾斯泰和他們談話，發現他們胸中的憤恨為之駭然；他們不復如從前般把富人當為『以施捨作為修煉靈魂的人，而是視為強盜，喝着勞動民眾的鮮血的暴徒』。其中不少是受過教育的，破產了，鋌而走險地出此一途。」

托爾斯泰對革命者的從反感到同情，對農民辛勤奮耕種而得不到溫飽，使他對統治者產生強烈的不滿。此外，他為自己「奢侈」生活而內疚和苦惱。

根據到過他家裏的人描述，他居家擺設，只能說是「最低限度的奢侈」：「嚴肅冷峻的傢具，他的小臥室內，放着一張鐵床，四壁禿露無一物！但這種舒適已使他難堪：這是他永遠的苦惱。在《法蘭西水星》的第二短篇中，他悲苦地把周圍的慘狀和他自己家中的享用作對比。」覺得自己已太養尊處優了。

他坐言起行，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拒絕所有上流社會的酬勞，經常頭戴草帽，穿上舊衣服，腳踏樹皮鞋到農田與農民一道耕種。

最後他決定把田地分給農民，把全部著作版權，無償獻

給社會。他的舉措，遭到包括妻子、兒女的反對，使他感到孤立。所以一直萌生了離家出走的念頭。

1902年，他給一個友人的信寫道：

「我的活動，不論對於若干人士顯得是如何有益，已經喪失了它大半的重要性，因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傳的主張完全一致。」

他於1889年6月8日已寫信給他的太太索菲婭，鄭重表明他的心迹：

「我此刻決心要實行我已想了好久的計劃：走……如印度人一般，到了60歲的時候到森林中去隱居，如一切信教的老人一般，願將他的殘年奉獻給上帝，而非奉獻給玩笑，說謊話，胡鬧，打網球，我亦是，在這70歲左右的時節，我在全個心魂的力量上願靜穆，孤獨，即非圓滿的一致，至少亦不要有在我一生與良心之間爭鬥的不一致。如果我公開地走，一定會引起你們的祈求，我將退讓，或者就在我應當實行我的決心的時候就沒有實行。因此我請你們寬恕我，如果我的行動使你們難過，尤其是我，索菲婭，讓我走罷，不要尋找我，不要恨我，不要責備我。……」

由於家人、親友的痛苦相勸，反而增加他出走的決心。

(譯自《托爾斯泰傳》札記，之十)



爽姐私語 林爽兒

再續前緣

人的緣分很奇怪，小時候便認識的前輩，是家父的好朋友，他們常常共聚，我則是他們之間的跑腿，做阿四。日子匆匆地過，完全沒半點猶豫地停留半步。到了這年頭已經過了數十載，這些年……腦海中不斷地想知道更多的舊事，不停地搜索，那些知道舊事的前輩們還留下幾人？特別是知道家父的舊事的還有幾人？搜索枯腸也沒想到幾人了。

報界前輩鄭叔叔(鄭紀農)忽然聯絡我，給我一張舊照片看，是他和電影界前輩周聰幾十年前在內地參觀旅遊的合照。一看照片，大家都那麼的年輕，正是恰似同學少年！周聰那時已加入了電影界，他加入的電影公司當年被認定是左派的，因此他跟着電影公司的同事，也經常參加左派的活動，組織內地旅行大家都必定參加，而那張合照便是他和鄭叔叔一起旅行了一個月的其中一張合照！

把照片傳給周聰叔，他一看便記得是怎麼一回事，儘管幾十年無見，但那一次的旅行他記得清楚，鄭叔叔和他們大家都老了，他是90歲，鄭叔叔是80歲。而我們幾個認識他倆的後輩也不年輕了，我立即安排撮合

二人相會。

兩位老朋友被我安排在有幾十年歷史的酒樓飲茶，二人甫坐下已經急不及待，先從他們那一次同遊一個月的點滴開始，幾十年的經歷，真是有說不完的話題，電影界的、報界的、內地這幾十年的，他們只管講，我們只管聽，聽到很多上一代的往事。

鄭叔叔是資深傳媒大佬，周聰叔則是普羅觀眾都認識由小生做到老生，兩人都已退休，周聰叔老伴不在了，子女4人各有家庭，現在有家務助理照顧，二人都有身體健康精神爽利，思維敏捷，鄭叔叔特別寫了幅字送給周聰叔，上書「八面人生皆俏妙」——「蘇小小當紅小生 風流儂萬人迷」。周聰叔看着不停地笑！他們又開始聊內地的名畫家，因為他們那年代也常接觸很多大畫家大書法家，彼此還成為好友呢！兩人聊不完的天，我們再相約再敘！



●兩位叔叔幾十年未見，才見面回憶便一下回來了！ 作者供圖



落地觀察 湯禎兆

獸醫的語言藝術

自從開專頁以來，除了多人問孩子問題，也有不少問毛孩問題。我們沒養寵物，所以無法回答。

一般來說，原始點可以應用到寵物上，否則建議找自然療法、順勢療法或針灸中醫也可以幫到寵物。見過有狗狗多暖敷和做按摩，用原始點解決走不動的問題。寵物比孩子更難表達痛點，一定要靠主人多嘗試。我們不能多分享經驗，不如說說身邊聽回來的故事。

有朋友為狗狗走遍港九獸醫，收費有些每次數百，有些每次幾千，結果用了4萬元，但還是找不到病因。一些說腦有問題、一些說神經有問題、一些又說是肝問題——病徵是狗狗沒有胃口，行動欠佳，也常嘔吐。

最有趣的是醫生的語言藝術，大部分搞不懂的時候，會說一定要去看專科。專科看後，竟然說是萬中無一的例子，接着說因為

太罕有，所以要研究一下，沒有給藥或方案，說要點時間。主人安心，覺得畢竟是罕有病，付費便離開，後來可以獲免費診斷多一次，已經覺得划算。

旁人可能覺得兒戲，但對當事人來說，可以說是安慰。但如何区分辨心靈安慰，還是真正難以醫治，又還是醫者不肯承認自己無能為力？這就是寵物主人的難題了。

後來友人的狗狗還是安樂死，聽過很多朋友表示當專科束手無策之際，寵物多轉介到愛護動物協會人道毀滅。聽者心酸。

無論是動物還是孩子，最簡單維持健康的方法一定是注意飲食，多休息、多接地；最後一樣尤其重要，現代人和動物太少接觸大自然，太少赤腳、太少刺激腳底穴位、太少接地電流和地氣。曬太陽也是同理，去海灘或草地可以一次過滿足曬太陽和接地，卻見大家多穿膠鞋，連狗狗也穿鞋，可惜呢！



大地遊走 周齡齡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下游南京之一

告別醉翁亭，我在滁州坐上拼車(合併多人的付款順風車)，離開安徽省，直奔50公里外，江蘇省省會南京市。南京在中國東部，長江下游，長江穿城而過，把南京分成南北兩部分。

南京六朝古都，一段「偶遇」隆重登場；「偶遇」為我的南京遊歷點綴浪漫詩意，更帶領我體驗南京一處瀟灑歷史韻味的浦口火車站。

「偶遇」的發生是偶然的：南京美食「鹽水鴨」讓我垂涎欲滴，「鹽水鴨伴白米飯！」鹽水鴨店沒有米飯，我逐家店舖找；旁邊有一青年男子，黑壯結實，手拿一口袋鹽水鴨，也在尋找白米飯。找到米飯了，我們坐下淺酌慢聊，歷史地理，風土民情，歡聲笑語，在餐桌上痛快地「縱橫交錯」；他也獨自來南京旅遊，老家是廣東省肇慶，天啊，我們是同鄉！

晚飯後，我們並肩漫步南京夫子廟，暢遊滿掛紅燈籠的秦淮河畔，青年男子更體貼入微為我打點高鐵票。夜深了，路上遊人漸稀，我們的「偶遇」終要畫上句號。

「南京有何景點，會讓人回味一生呢？」臨別依依，腦海硬是冒出這問號，他是南京迷，當然要問他。「坐渡輪橫渡長江，瀏覽北岸的浦口火車站舊址。」

「浦口火車站建於1914年，它是天津到南京，津浦鐵路的終點站。當年此處屬英國勢力範圍，因此車站建築及路軌規定由英國人設計建造。民國時期，津浦鐵路貫穿中國南北交通，地位舉足輕重。」

第二天清早，我到中山碼頭，從長江南岸坐渡輪到北岸，看望浦口火車站。

紅磚建造，上嵌大圓鐘，民國風格「山」字形的建築矗立眼前，上有金漆大字「中山碼頭」。1928年，中山碼頭建成，至1968年，南京長江大橋通車這40年間，它肩負連接長江南北的重任。

2元船票登船，船上乘客幾乎是「慢活」南京人，扶老攜幼，情侶相伴，閒適寫意。

20分鐘後，渡輪到達長江北岸浦口碼頭。踏出碼頭，「浦口火車站舊址」石碑映入眼簾，心裏禁不住一陣顫動——我們中學語文教科書範文《背影》，作者朱自清父親就在這車站為他買橘子啊！

車站是一幢英式老建築：鐵皮鑄造的紅屋頂，米黃色外牆，樓高3層，這是百年來連接河北、江蘇等11省的交通樞紐——浦口火車站。車站古雅別致，它的拱形雨廊，優雅地連接車站和碼頭，免乘客遭受日曬雨淋。車站的站台分左右兩站道，中間建有單柱傘形長廊，寬敞舒適，這就是昔日上下列車的月台。

2004年全面停運的百年車站，至今完整保存候車室、售票處、檢票口、月台路軌……信步穿梭其中，朱自清爸爸那「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為兒子買橘子的背影恍如在眼前——「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一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父慈子孝，父子依依惜別的背影，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沉浸中國語文課的共同回憶，讓我胸臆滿載感動，久久不能平息……

火車站外，路旁排列高聳梧桐樹，疏落有致；街道狹小，百年歷史的房子，矮小、破舊，上有「行李寄存處」、「招待所」、「食堂」等標誌，印證當年繁忙熱鬧的車站景象；平房外圍坐三五成群，白髮蒼蒼的老人家，閒談、抽煙、打撲克——個恍如隔世的小天地。

我在浦口火車站的民國世界中悠閒漫步，擁抱着國家歷史中某一個百年片段，見證家喻戶曉，朱自清父親的「背影」——我慶幸能在此民國風情地，欣賞傳統文化的溫馨雋永，細味歷史長河的點點滴滴；我享受着與數千年中華文化相濡以沫，相依相伴的幸福和快樂……



百家廊 戴永夏

「泉鄉」泉水美如畫

久居泉城濟南，跟泉水朝夕相處，愉悅自得中也多了幾分自傲，總認為「濟南泉水甲天下」，濟南泉水之多、之美，都是別的地方難以企及的。因此接到去泗水賞泉的邀請，我並沒把那裏的泉放在心上，只是想走馬觀花地看一下，以不負朋友的盛情。可是真的到了那裏，親眼看了泗水泉水的「廬山真面目」時，我的印象立刻發生了變化……

泗水位於濟南東南200公里的泰沂山區，因過去經濟欠發達，並無顯赫的聲名。可當我踏上這片古老土地時，卻一下子被這裏眾多美麗的泉水驚呆了！原來歷史上，泗水就以泉多聞名於世，向有「中國泉鄉」之譽。全縣有名泉七十二，大泉數十，小泉多如牛毛」(《泗水縣志》)，見於典籍記載的就達一百多處。這些泉分布在全縣各地，組成泉林、石漏、潘坡、安山、東岩店、鮑村、玉溝、珍珠八大泉群。尤其縣城以東25公里的泉林，更是一個泉水世界。這裏名泉蒼翠，碧水長流，五步成溪，百步成河，溪流蜿蜒，泉池如鏡……歷史上有「山東諸泉之冠」之稱。不管是泉的數量規模還是氣勢風采，都可與濟南比肩，堪稱「小泉城」！

把泉林比作「泉城」，並非有意誇大，因為兩地的泉確有許多相似之處。尤其泉林中的幾個主要泉池，從名字到風貌，都像濟南名泉的翻版！你看，這裏的黑虎泉猶如猛虎出谷，長嘯怒號，洶湧澎湃，聲勢浩蕩，向有「又聞黑虎據嶼宮，嘯號滾浪兼生風」的讚譽；趵突泉從石中湧出水面，波翻浪湧，汨汨滔滔，「若人之搏擊而湧」、「如翻雪之成堆，如文豹之突起」。恰如明代張文淵所讚：「萬壑中間見此泉，分明文豹突先田。」勢雄百淵宜皆殿，聲振千林讓獨先。」這跟濟南的黑虎泉、趵突泉相比，也毫不遜色。

有的泉，不但跟濟南的泉名相同，還保留了其本來面貌。在濟南已難見其舊蹤，在這裏卻「真實再現」。比如濟南的珍珠泉，曾以泉多「珍珠」聞名，如今卻是泉水依舊，「珍珠」難覓。而泉林的珍珠泉卻長盛不衰，名副其實。此泉中氣泡水花連綿湧出，猶如串串珍珠，裊裊升騰，忽聚忽散，錯落有致，似玉屑拋入水中，「如雪霰散於水面」。正如明代泗水縣令張祚所讚：「冷冷清泉苦鬥奇，蕊珠萬顆奔連漪。濛濛石聲如咽，疑是蛟人抱泣時。」還有，濟南的洗鉢泉、醴泉等名泉早已風光不再，衰敗日久。而在泉林它們卻朝氣勃勃，風采依舊，彷彿是從濟南遷來重獲新生，讓人從似曾相識中感受到一種奇妙的傳承。

當然，泉林並不是泉城的簡單「複製」。它既擁有濟南泉水的精魂，同時又有鮮明的個性特色。它的一些泉光色，在濟南是見不到的。如紅石泉不斷地噴着紅沙，陽光一照，滿池皆紅，赤如鮮血，艷若丹霞。明代僉事王文翰在《紅石泉》一詩中稱頌它說：「渠根一片丹砂石，深試平渠剛五尺。中流不識自何來，灤色波光弄蜃赤。」

而淘米泉則噴着細如米粒的黃沙，隨泉花上下翻滾，猶如黃米在清澈的泉水中淘洗，形成一種奇特的自然景觀。那響水泉更是善解人意，你若走近泉邊蹂躪拍掌，或叫喊幾聲，泉水立刻開聲而動，珠貫玉竄，湧流不止。雙睛泉則從石縫中的兩個圓洞中噴出，遠遠望去，猶如一對晶瑩明亮的大眼睛……還有更多的清泉秀內形外，各展芳姿，把個泉林裝點得五彩斑斕，異彩紛呈，如同人間仙境一般……

泉林的泉水景觀美不勝收，其文化底蘊也相當豐厚。千百年來，不少「大人物」都曾踏上過這片神奇的土地，在泉林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早在春秋末期，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就曾東遊到泗水泉林，目睹奔騰



水過留痕 少爺兵

道德底線 不能丟掉

朋輩友人阿鄭是退休公務員，兒子是警務人員，一家人在家中話題少不免聊及現時香港社會的現狀，阿鄭指跟著同事聚會，知道他們都已經宣誓效忠香港特區政府，其實大家都心知誰是「米飯班主」，只要將「勤勞」付與工作，現實點說就是憑勞力搏取工資，活得心安理得。

阿鄭亦坦言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將選票投予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因為他們都在為民生而說話，但，過去的兩三年裏，他和友人們的選票投給了建制派：「原因很簡單，不管是哪個派別，重要的是誰為民生說話的，誰就應該得到香港市民的選票，更不管誰當政，大部分香港市民最大的期望是能夠安居樂業，放眼世界各國各地的民族，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而近年香港社會的氛圍，被某些人搞到烏煙瘴氣，明明是黃皮膚的中國人，卻在自欺欺人、執迷不悟，結果呢？自食其果，犯法自然要受法律制裁，留案底或者監禁，說什麼人人生會因此而精彩啊！說這樣話的人，簡直是不知所謂。」

再者，阿鄭咬牙切齒地說：「我跟民主派某人是同學兼朋友，最近偶遇他，大家點頭招呼後，就沒有半句交談，相信很多人都理明知對方早已丟掉道德底線，三觀崩塌，只剩下一副獸心人面的皮囊，彼此已無話可說了；有朋友感慨地表示，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人性的本能都能分辨出是非對錯的，跟學歷高低無關，他這番話我很認同，但近年我們除了看到了是時代不斷在進步外，更目睹耳聞那些謊話連篇、賣友賣國求榮沒有廉恥的一群，是何等神憎鬼厭。最近，我和朋輩們心情激動興奮的是，看到今屆奧運國家隊和中國香港隊的旗幟同時在賽場升起，感恩在有生之年仍看到這動人心弦的時刻！」

不息的泉水，發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千古感嘆；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為考察泗水之源也曾到過泉林，將泉林譽為「海岱名川」；明代禮部尚書、翰林院大學士于慎行，來到泉林賞泉後，不僅寫下了《遊泗上泉林記》等美文，還寫了《泉林歌》《飲鮑莊泉石濤》《趙莊泉流觴》《石寶泉》等六首名詩，表達了他對泗水泉林的讚美和熱愛。

清代的康熙、乾隆二帝，對泉林更是情有獨鍾。1684年，康熙東巡到曲阜朝聖，曾來泉林駐蹕，觀泉賦詩並撰《泉林記》一文。

乾隆比康熙更勝一籌。在他南巡、東巡期間，曾9次駕臨泉林。每次到泉林駐蹕，少則5天，多則十天，遊覽美景，觀泉賦詩，共作詩150多首，題寫楹聯15副。

此外，康乾二帝還在泉林建行宮，立碑碣。這種對一處鄉野之地的「皇恩浩蕩」，在歷朝歷代中都十分罕見！至於歷代的人文墨客，來此遊歷的更是數不計其數。清澈的泉水洗刷了他們的胸襟，激發了他們的文思。他們情不自禁地揮動生花妙筆，寫下無數詠讚泉林的名篇華章……

泗水之行，讓我大開眼界，同時我也頗感困惑：在當今生態環境惡化、污染嚴重的「大潮」中，許多風景名勝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壞，為何泉林能一枝獨秀，泉水美清，「纖塵不染」？我的疑慮，不經意間被新任縣委書記的幾句話解除了：「過去我們窮，沒有能力搞破壞(指無序開發)。現在有開發能力了，也有了清醒的認識，那就是絕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我們搞開發的前提是不破壞環保；而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要搞好文化建設……」是的，滯後的開發保護了泉林，而先進的發展觀又催生了泉林。

可以預料，在新一代泗水人的努力下，古老的泉林跟泗水的其他名泉勝景，必將變得更加美好！



鵬情萬里 趙鵬飛

犬已不吠人未歸

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不知不覺間，節氣上已入秋多時。北望神州，新疆的雪，也下了不止一場。香港的暑氣，開始不似盛夏那般蒸騰。南向飄窗上種的多肉，兩個禮拜澆一次水，也不覺得乾。早晚間不開冷氣，房間裏涼津津的，光腳走在地板上，比吃冰淇淋心靜得還更快。上一次吃，是在鐘樓廣場上，也是秋天。很多人在城牆上放風箏，有一隻瘦長的五爪金龍，一節一節的，正好飛到頭頂上空。我仰着臉，想要數清楚，這條細長的金龍到底有多少節。父親站在我身邊。餘光提醒我，我專注着天上的風箏，父親專注地看着我。

給我買個小奶糕吧，我說。父親似乎楞了下，轉頭搜尋了一下廣場上流動的雪糕車，也沒有應我，徑直朝着最近的小販走了過去。鐘樓小奶糕，幾乎是每個古城小孩關於夏天的印記。奶香醇厚，冰沙綿軟，咬在嘴裏，甜蜜順着舌尖，存在記憶裏，一直能晃蕩很多年。已經獨自在外飄盪多年，一個小奶糕，就把橫陳在父親與我之間似有若無的疏離感，一下子都融化了。

已經整整3年沒有回去看望父母了。工作冗長，生活堆積，這兩年又遇到疫情阻隔，冬去春來，年節更替，整個人像是被時間的順流推着，未經思慮已走出去了很遠。上一次匆匆趕回去，還是出差途中。偶然得知父親做了一個手術，等工作一結束，即刻買了一張高鐵票，直奔醫院。呆了一個禮拜，眼見着他拆線出院，懸着的心才略微放下來。他剛有些恢復如常了，就催促我回去上班。在他們這一輩人心中，家裏的事情再大，也不能讓了單位的事情。認真上班好好做人，才是最理想也是最高的人生標準。

彼時，秋天進入尾聲，微雨淅瀝，滿街都在售賣新鮮摘下的蘋果。豐收時的喜悅，很快就淹沒在了跌跌撞撞的惆悵裏。生活猶如市場，被一隻躲在幕後的手恣意操弄。陰晴圓缺，悲欣交集，一念起，一念滅，總不由人酣暢盡興。所謂放量豪飲一醉方休，也不過是期期艾艾中的一點點盼頭。

家裏養了一條德牧，高大威猛，看着難以親近，卻是看家護院的幫手。常來串門的四鄰，來得再勤，牠都一絲不苟地朝着人家狂吠一通，不

依也不饒。直到父母輕聲呵斥牠一句，牠才會甩甩頭，低眉順眼地回到窩裏安靜地臥下。

我很少回去。第一次回，牠一聲不吭地抬眼看了我一眼，就把頭縮回窩門裏。母親忍不住誇讚牠：黑豹(牠的名字)，你從來都沒有見過牠，竟然也知道他是自家人，多餘一聲都不肯叫。

我很少回去，一兩年一次吧。每次回，牠都是一副若無其事愛理不理的樣子。立起的雙耳，渾身上下黑黃相間的剛硬毛髮，很讓牠產生想要跟牠親近的念頭。偶爾把剩在碗裏的骨頭丟給牠，反應也不熱烈。有時候過了半天，才半眯着眼睛走出窩門，彷彿給了我很大的面子，伸了鼻子左嗅嗅右嗅嗅，最後咬着骨頭，回到窩裏慢慢去啃了。

不知不覺間，十幾年的光陰。記憶裏也好，見到牠時也好，只要回到家，牠不鹹不淡、不叫不鬧、不肥不瘦的樣子，和守在院中的那對石獅子門墩一樣，見證着柴門小院裏，粗茶淡飯，歲月靜好。

上個周末，打電話回去。閒聊間，母親不經意地說，黑豹到壽數了，上個月沒了。